

王湾《次北固山下》 诗学史意义的确立

□ 戴伟华

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

早录入《次北固山下》的是《河岳英灵集》，集中题作《江南意》：“南国多新意，东行伺早天。潮平两岸失，风正数帆悬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从来观气象，惟向此中偏。”而稍后成书的芮挺章《国秀集》，集中录此诗，题作《次北固山下》，诗云：“客路青山外，行舟绿水前。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乡书何处达，归雁洛阳边。”后世流传中，大多数诗歌选本和总集取《次北固山下》，如《众妙集》《三体唐诗》《瀛奎律髓》《唐诗品汇》《古今诗删》《唐诗选》《古诗镜》《全唐诗》《唐诗解》《唐诗别裁》《唐贤三昧集》《唐诗三百首》等，其中《唐诗别裁》作“潮平两岸失”；少数如《石仓历代诗选》《唐诗纪事》《全唐诗话》《唐诗评选》等取《江南意》。《唐音》则取《江南意》之名，而用《次北固山下》之内容。

《次北固山下》是《江南意》改定之作，从艺术上分析，比初稿更胜。其一，诗题由泛题改为确指性的题目，恢复了“北固山”这个写作地点，交代了中间四句写景的具体观察点。其二，题目《江南意》被改为《次北固山下》之后，诗的内容更易使人明白。“客路青山外，行舟绿水前”，这两句交代了旅行的交通方式，是陆路和水路的交替。而交替点应在北固山，因诗题首字“次”为停下之意。随后诗中写到“行舟”，所以才有下句的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数帆悬”的视角与感受。“客路”“行舟”又与末联“乡书”“归雁”遥相呼应，整首诗形成了完整的结构。而原作的第一句“南国多新意，东行伺早天”就显得句意平平。其三，颌联“潮平两岸失”之“失”改为“阔”，在气韵与格调上更显壮阔高朗。实际上，中间两联，初作与改作除“数帆”易为“一帆”外，其余皆相同。从写作角度看，“数帆”和“一帆”皆佳，但传达的意思略有不同。也许，作者在初稿时，写的是见到的真实情况，有多只船行驶在江面上。在修改时，为了突出物象所体现的力量以及孤舟前行的气概，将“数帆”改为“一帆”，这样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

一帆悬”一联更好地配合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一联，“数帆”不如“一帆”凝聚点集中而更有力量。这里的修改，也许是直接受到张说的指导或建议，这一推测缘于张说对颈联的激赏和对政治阐释的要求。其四，末联“乡书何处达，归雁洛阳边”点明主旨，将纯写景的诗变成一首表现乡情的诗。《次北固山下》相比原作改动较大，唯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一字不变地保留了原作样貌，很可能是因为张说题此联于政事堂，王湾感此殊荣，而又觉原作主旨不甚明确，结构不甚严密，故保留中间两联，将首尾重新结句，使之成为更完美浑融的诗歌。

政事堂是宰相议事之地，是协助皇帝行政的最高决策机构。张说的身份首先是一个政治家，他将一个士子的诗句题写于政事堂，应该说，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举措。第一，张说通过手题王湾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于政事堂之举，表达政治理想与改革决心。第二，张说之题写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，同时也是一个引领文学潮流的措施。张说确是以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当成文化指导政策来上传下达，以之为盛唐诗风的标杆。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体现出盛唐气象和它所昭示的诗坛新风。从政治家的立场出发，张说更希望政文合一，文学能配合政治需求。《河岳英灵集》将此诗作为最早诗歌入选，联系到《河岳英灵集》最初以开元十四、十五年登科进士为基础，其意味深长。在精神层面上，《河岳英灵集》似乎在倡导积极向上的诗歌创作，倡导登科进士应以新的姿态参与诗歌创作。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是从初唐诗向盛唐诗转捩的开始，它是艺术上的标志物，也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上的宣传物。《次北固山下》在诗学史上的意义，首先是通过张说赋予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的政治意义构建起来的。

殷璠的盛唐诗歌选本《河岳英灵集》以《江南意》的创作时间为选诗起点，赋予了《江南意》特殊而重要的位置，这是确立其诗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关

键。“甲寅”应该是《河岳英灵集》所选入的最早一篇作品的时间,而这篇作品正是王湾的《江南意》(《次北固山下》)。“江春入旧年”正是指春天在旧岁十二月“改元开元”时已经来临,这种特殊意思的表达也可视为《次北固山下》写于开元二年(甲寅)的一个旁证。

殷璠选诗起点为“甲寅”,以《江南意》的创作时间为依据,其原因应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。第一,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正好契合殷璠“赞圣朝之美”的选诗目的。《河岳英灵集》叙中道:“自萧氏以还,尤增矫饰。武德初,微波尚在。贞观末,标格渐高。景云中,颇通远调。开元十五年后,声律风骨始备矣。实由主上恶华好朴,去伪从真,使海内词场,翕然尊古,南风周雅,称阐今日。璠不揆,窃尝好事,愿删略群才,赞圣朝之美,爰因退迹,得遂宿心。”可见,殷璠选诗考虑“主上”号召,“赞圣朝之美”成为选诗重要标准之一,这也在他所选的诗人与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。当然,随着编选的阶段性的修改,客观上也对最初的选诗标准作了修正。首先,殷璠充分考虑了作者的身份,他是以前开元十四、十五年的进士为基础的,在入选 24 人中,除王季友不可考,孟浩然、李白未中进士,其余 21 位诗人皆进士出身。进士代表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,且与朝廷、政治联系最密切的群体,他们特殊的身份本身就是“圣朝之美”的充分体现。在这些进士中,王湾于玄宗先天年间进士及第,是最早的一个进士。当然,进士出身并非殷璠考量入选诗人的唯一标准,诗歌质量与审美倾向也是重要因素,如孟浩然、李白没有进士及第,却在入选之列;李华、萧颖士与李颀同年进士及第,且当时在文坛的名气也颇大,却没有入选,这正是因其以文闻名,非以诗闻名,体现出殷璠坚持其选诗标准。其次,从入选诗歌考虑,《河岳英灵集》以山水诗为主,所选山水诗超过总数 2/3,而山水诗是“圣朝之美”最好的体现。在这些山水诗中,王湾《江南意》确可算得上是最能概括“圣朝”气象的诗句,且此诗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一联还得到了张说“手题政事堂,每示能文,令为楷式”的至高无上的褒奖。第二,从王湾《江南意》描写对象来看,其所写北固山正是在殷璠的家乡润州(丹阳)。殷璠热爱乡土文化,曾编《丹阳集》专收丹阳诗人的作品。王湾诗描写殷璠家乡风景,其中一联还被张说手题政事堂,出于对家乡的骄傲,殷璠以湾诗为起点,也是合理的原因之一。综上,殷璠以王湾《江南意》(《次北固山下》)的创作时间作为选诗起点就不可能只是偶然和巧合,而是具有合理性。殷璠通过这样的方式,推崇王湾此诗,不仅标示自己的诗学观,而且以张说欣赏的诗为选诗时间起点,也提升了《河岳英灵集》的品位和地位。

最优秀的编者殷璠通过最能体现盛唐艺术境界的选本《河岳英灵集》,确立此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,使兴象风骨兼备的盛唐之音明朗化,也标志着诗歌的盛唐时代的到来。正是由于张说的激赏、殷璠的推崇,确立了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以及《次北固山下》在诗学史上的地位,它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政治理想,也体现了新时代所呼唤的诗学实践。无论从政治家的立场,还是从诗人的立场看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,都恰当地表达了张说的内心呼唤。也许盛唐诗作中还有更为震撼的佳句,如其后孟浩然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“气蒸云梦泽,波撼岳阳城”,杜甫《登岳阳楼》“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”。孟杜的诗句历来被人推崇,气象阔大,笔力千钧。但和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不同,孟杜的诗句只是着眼于空间描写,缺少时间叙述。而王湾诗句既具有震撼力又具时序性,契合时代的召唤和发展的进程。再说,如果仅从气势一端考虑,王湾此首颈联“潮平两岸失,风正数帆悬”(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)亦与孟、杜之句不相上下,而张说所题却是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,用意甚明。张说题于政事堂这一重要事件,因《河岳英灵集》唯一载录而流传后世。循此而入,那些被遮蔽部分的盛唐诗歌进程也许会得到进一步的呈现。

张说书“海日生残夜”句于政事堂,并没有在意作者身份和诗坛地位,而是发现了诗句的政治内涵,使描写自然现象的诗句成为符合自己政治理想的表白。《河岳英灵集》编撰者正好利用了张说地位、身份及其影响力,将《江南春》置于所选作品的时间起点,编撰者的用心应不难理解。从政治与文学关系重新审视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,至少提出其与自然现象的关联、与政治现象的关联。张说将此句书之于政事堂,这在唐代历史上都是值得关注的一件事,其深刻含义应予以揭示,无论是自然说,或者是政治说,或者是自然和政治混合说,都表达了一位政治家的思考和情怀。因此,所谓“每示能文,令为楷式”,不能仅理解为形式上的字词组合。如果是对写诗者提出的形式要求,王湾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以外,应有大量五言对句可供选择以为参考模仿;实际上,这一典型的确立,应从政治诉求来索解,张说是从内容健康向上、讴歌时代风貌方面提出诗歌写作的时代要求,“令为楷式”者其用意正在于此。甚至可以说,盛唐气象始于张说倡导,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启发人们去抒写一个新时代;而胡应麟《诗薮》眼光独到,撷取此联代表盛唐诗歌风貌。张说题联、胡应麟择联,可谓气象相通,本质一致。

■ 《中山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
2020年第2期,约13000字